

小说的艺术

米兰·昆德拉 著

L'ART DU ROMAN



Milan Kundera

董强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小说的艺术

米兰·昆德拉 著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说的艺术 / (法) 昆德拉(Kundera, M.) 著; 董强译.

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2. 4

ISBN 978 - 7 - 5327 - 5717 - 6

I. 小… II. ①昆…②董… III. 文学评论—现代

IV. I05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18327 号

MILAN KUNDERA

L'art du roman

© Milan Kundera, 1986

All rights reserved.

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.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ance by Éditions Gallimard, Paris.
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) translation rights

arranged with the author.

图字: 09 - 2003 - 373 号

小说的艺术

L'art du roman

MILAN KUNDERA

米兰·昆德拉 著

董强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李月敏

装帧设计 柴昊洲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32 印张 6 插页 3 字数 75,000

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27 - 5717 - 6/I · 3377

定价: 21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 T: 021 - 57602918

我并不擅长理论。以下思考是作为实践者而进行的。每位小说家的作品都隐含着作者对小说历史的理解，以及作者关于“小说究竟是什么”的想法。在此，我陈述了我小说中固有的、我自己关于小说的想法。

这里的七篇文章写作、发表或宣讲于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五年间。尽管当时都独立成篇，但我在构思时是想到以后要将它们汇集成册的。一九八六年，这一想法实现了。

目 录

第一部分

- ✦ 受到诋毁的塞万提斯遗产 ✦

1

第二部分

- ✦ 关于小说艺术的谈话 ✦

23

第三部分

- ✦ 受《梦游者》启发而作的札记 ✦

51

第四部分

- ✦ 关于小说结构艺术的谈话 ✦

79

第五部分

- ✦ 那后边的某个地方 ✦

109

第六部分

- ✦ 六十七个词 ✦

133

第七部分

- ✦ 耶路撒冷演讲：小说与欧洲 ✦

175

第一部分

受到诋毁的塞万提斯遗产

一九三五年，埃德蒙·胡塞尔在去世前三年，相继在维也纳和布拉格作了关于欧洲人性危机的著名演讲。对他来说，形容词“欧洲的”用来指超越于地理意义之上（比如美洲）的欧洲精神的同一性，这种精神同一性是随着古希腊哲学而产生的。在胡塞尔看来，古希腊哲学在历史上首次把世界（作为整体的世界）看作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。古希腊哲学探询世界问题，并非为了满足某种实际需要，而是因为“受到了认知激情的驱使”。

胡塞尔谈到的危机在他看来是非常深刻的，他甚至自问欧洲是否能在这一危机之后继续存在。危机的根源

在他看来处于现代的初期，在伽利略和笛卡尔那里。当时，欧洲的科学将世界缩减成科技与数学探索的一个简单对象，具有单边性，将具体的生活世界，即胡塞尔所称的 *die Lebenswelt*，排除在视线之外了。

科学的飞速发展很快将人类推入专业领域的条条隧道之中。人们掌握的知识越深，就变得越盲目，变得既无法看清世界的整体，又无法看清自身，就这样掉进了胡塞尔的弟子海德格尔用一个漂亮的、几乎神奇的叫法所称的“对存在的遗忘”那样一种状态中。

人原先被笛卡尔上升到了“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”的地位，结果却成了一些超越他、赛过他、占有他的力量（科技力量、政治力量、历史力量）的掌中物。对于这些力量来说，人具体的存在，他的“生活世界”（*die Lebenswelt*），没有任何价值，没有任何意义：人被隐去了，早被遗忘了。

二

然而我认为，将这一如此严峻地看待现代的观点看

作是一种简单的控诉会很幼稚。我倒认为两位伟大的哲学家指出了这一时代的双重性：既堕落，又进步，而且跟所有人性的东西一样，在它的产生之际就蕴含了其终结的种子。在我看来，这一双重性并不贬低欧洲近四个世纪。我因为不是哲学家而是小说家，尤其眷恋这四个世纪。事实上，对我来说，现代的奠基人不光是笛卡尔，而且还是塞万提斯。

也许两位现象学家在对现代进行评判的时候忘了考虑到塞万提斯。我这样说的意思是：假如说哲学与科学真的忘记了人的存在，那么，相比之下尤其明显的是，多亏有塞万提斯，一种伟大的欧洲艺术从而形成，这正是对被遗忘了的存在进行探究。

事实上，海德格尔在《存在与时间》中分析的所有关于存在的重大主题（他认为在此之前的欧洲哲学都将它们忽视了），在四个世纪的欧洲小说中都被揭示、显明、澄清。一部接一部的小说，以小说特有的方式，以小说特有的逻辑，发现了存在的不同方面：在塞万提斯的时代，小说探讨什么是冒险；在塞缪尔·理查森^①

^① Samuel Richardson (1689—1761)，英国小说家。

那里，小说开始审视“发生于内心的东西”，展示感情的隐秘生活；在巴尔扎克那里，小说发现人如何扎根于历史之中；在福楼拜那里，小说探索直至当时都还不为人知的日常生活的土壤；在托尔斯泰那里，小说探寻在人作出的决定和人的行为中，非理性如何起作用。小说探索时间：马塞尔·普鲁斯特探索无法抓住的过去的瞬间；詹姆斯·乔伊斯探索无法抓住的现在的瞬间。到了托马斯·曼那里，小说探讨神话的作用，因为来自遥远的年代深处的神话在遥控着我们的一举一动。等等，等等。

从现代的初期开始，小说就一直忠诚地陪伴着人类。它也受到“认知激情”（被胡塞尔看作是欧洲精神之精髓）的驱使，去探索人的具体生活，保护这一具体生活逃过“对存在的遗忘”，让小说永恒地照亮“生活世界”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我理解并同意赫尔曼·布洛赫^①一直顽固强调的：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，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。一部小说，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，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

^① Hermann Broch (1890—1930)，奥地利小说家。

说。知识是小说的惟一道德。

我还要在此加上一点：小说是全欧洲的产物，它的那些发现，尽管是通过不同的语言完成的，却属于整个欧洲。发现的延续（而非所有写作的累积）构成了欧洲的小说史。只有在这样一个超国家的背景下，一部作品的价值（也就是说它的发现的意义）才可能被完全看清楚，被完全理解。

三

一直统治着宇宙、为其划定各种价值的秩序、区分善与恶、为每件事物赋予意义的上帝，渐渐离开了他的位置。此时，堂吉诃德从家中出来，发现世界已变得认不出来了。在最高审判官缺席的情况下，世界突然显得具有某种可怕的暧昧性；惟一的、神圣的真理被分解为由人类分享的成百上千个相对真理。就这样，现代世界诞生了，作为它的映象和表现模式的小说，也随之诞生。

笛卡尔认为思考的自我是一切的基础，从而可以单

独地面对宇宙。这一态度，黑格尔有理由认为是一种英雄主义的态度。

塞万提斯认为世界是暧昧的，需要面对的不是一个惟一的、绝对的真理，而是一大堆相互矛盾的相对真理（这些真理体现在一些被称为小说人物的想像的自我身上），所以人所拥有的、惟一可以确定的，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智慧。做到这一点同样需要极大的力量。

塞万提斯那部伟大的小说究竟想说什么？关于这一点已有大量的文献。有的认为是对堂吉诃德虚无缥缈的理想主义的理性化批评。有的则认为是对同一种理想主义的颂扬。这两种阐释都是错误的，因为它们都把小说的基础看作是一种道德态度，而不是一种探询。

人总是希望世界中善与恶是明确区分开的，因为人有一种天生的、不可遏制的欲望，那就是在理解之前就评判。宗教与意识形态就建立在这种欲望上。只有在把小说相对性、暧昧性的语言转化为它们独断的、教条的言论之后，它们才能接受小说，与之和解。它们要求必须有一个人是对的；或者安娜·卡列宁娜是一个心胸狭隘的暴君的牺牲品，或者卡列宁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的牺牲品；或者无辜的 K 是被不公正的法庭压垮的，或者

在法庭的背后隐藏着神圣的正义，而 K 是有罪的。

这一“或者 / 或者”，实际意味着无法接受人类事件具有本质上的相对性，意味着无法面对最高审判官的缺席。正是由于做不到这一点，小说的智慧（不确定性的智慧）变得难以接受，难以理解。

四

堂吉珂德启程前往一个在他面前敞开着的世界。他可以自由地进入，又可以随时退出。最早的欧洲小说讲的都是些穿越世界的旅行，而这个世界似乎是无限的。《宿命论者雅克》一开头就抓住了两个主人公在路上的情景；我们既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。他们所处的时间既无开始，也无终止；他们所处的空间没有边界，只是处于欧洲之中，而对于欧洲而言，未来是永远不会终结的。

在狄德罗之后的半个世纪，在巴尔扎克那里，遥远的视野消失了，就像被现代建筑遮住的风光。这些现代建筑是些社会机构：警察局、法庭、金融与犯罪的世

界、军队、国家，等等。巴尔扎克的时代不再具有塞万提斯或狄德罗那种乐呵呵的悠闲。他的时代已登上了被人称为历史的列车。上车容易下车难。然而，这趟列车还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，它甚至还有些魅力。它向所有的乘客许诺，前方会有冒险，冒险中还能得到元帅的指挥棒。

再往下，对爱玛·包法利来说，视野更加狭窄，以至于看上去像被围住似的。冒险已处于视野外的一边，对冒险的怀念是无法忍受的。在日常生活的无聊中，梦与梦想的重要性增加了。外在世界失去了的无限被灵魂的无限所取代。个体具有无法取代的惟一性的巨大幻觉，最美的欧洲幻觉之一，绽放开来。

但是，当历史，或者历史的残留物，即一种全能社会的超人力量控制人类的时候，灵魂是无限的这一幻想就失去了它的魔力。历史不再向人许诺元帅的指挥棒，它甚至不肯向他许诺一个土地测量员的职位。面对着法庭的 K，面对着城堡的 K，又能做什么？做不了什么。他至少可以跟他之前的爱玛·包法利一样去梦想？不，境遇的陷阱太可怕了，像一个吸尘器，将他的所有想法与所有情感都吸走：他只能不停地想着对他的审判，

想着他那土地测量员的职位。灵魂的无限，假如有的话，至此已成了人身上几乎无用的附庸。

五

小说的道路就像是跟现代齐头并进的历史。假如我回过头去，去看这整条道路，它让我觉得惊人的短暂而封闭。难道不就是堂吉诃德本人在三个世纪的旅行之后，换上了土地测量员的行头，回到了家乡的村庄？他原来出发去寻找冒险，而现在，在这个城堡下的村庄中，他已别无选择。冒险是强加于他的，是由于在他的档案中出现一个错误，从而跟管理部门有了无聊的争执。怎么回事，在三个世纪之后，小说中冒险这一头号大主题怎么了？难道它已成了对自己的滑稽模仿？这说明了什么？难道小说的道路最后以悖论告终？

是的，我们可以这么认为。而且悖论不止一个，悖论有许多。《好兵帅克》可能是最后一部伟大的通俗小说。这部喜剧小说同时又是一部战争小说，故事发生在军队，发生在前线，这一点难道不奇怪吗？战争和它的

残酷到底怎么了，竟然变成了提供笑料的题材？

在荷马那里，在托尔斯泰那里，战争具有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意义：打仗或是为了得到美丽的海伦，或是为了捍卫俄罗斯。帅克与他的伙伴向前线挺进，却不知道是为着什么，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，他们对此根本就不感兴趣。

那到底什么是一场战争的动机，假如既非海伦又非祖国？仅仅是出于一种想确证自己力量的力量？也即后来海德格尔所说的“意志之意志”？然而，这种东西不是在古往今来所有战争后面都存在着吗？当然是的。但在这里，在哈谢克笔下，这种东西甚至都不试着通过一种稍微理性的调子来加以掩饰。没有人相信宣传的胡说八道，甚至发布宣传的人也不相信。这种力量是赤裸裸的，就像在卡夫卡的小说中一样赤裸。事实上，法庭处决 K，没有任何好处，同样，城堡搅乱土地测量员的生活，也没有任何好处。为什么昨日的德国，今日的俄国，想要统治世界？为了更富裕吗？为了更幸福吗？不是。这种力量的进攻性完全没有利益性；没有动机；它只想体现它的意志；是纯粹的非理性。

所以卡夫卡与哈谢克让我们面对这一巨大的悖论：

在现代，笛卡尔的理性将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价值观一个个全部腐蚀殆尽。但是，正当理性大获全胜之际，纯粹的非理性（也就是只想体现其意志的力量）占据了世界的舞台，因为再没有任何被普遍接受的价值体系可以阻挡它。

这一悖论在赫尔曼·布洛赫的《梦游者》中得到了出色的揭示，它是我喜欢称为终极悖论的悖论之一。还有别的终极悖论。比如：现代一直孕育着梦想，梦想人类在被分为各个不同的文明之后，终有一天可以找到一体性，并随之找到永恒的和平。今天，地球的历史终于形成了一个不可分的整体，但却是战争，游动的、无休止的战争，在实现并保证这一长期以来为人所梦想的人类的一体性。人类的一体性意味着：在任何地方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逃避。

六

胡塞尔谈欧洲危机和欧洲人性可能消失的演讲是他的哲学遗嘱。他是在中欧的两个首都作这些演讲的。这